

婦女訴苦



晉察冀新華書店編印

寫在前面

這幾篇婦女訴苦，不僅是幾個貧苦婦女的苦水，而且是中國農村千百萬貧苦婦女和農民災難的縮影。這幾篇婦女訴苦，不僅是倒出了她們的苦水，而且是用血和淚在控訴地主階級的多種壓迫和剝削，控訴蔣介石匪幫的野蠻的摧殘和罪行。同時，這亦說明了地主階級和蔣介石匪幫的統治，就是她們的窮根和苦源。我們必須堅持貫徹土地改革，頑強不懈的把打垮地主階級和打倒蔣介石的鬥爭進行到底，把中國人民的窮根澈底挖掉，達到中國人民真正的翻身和完全的勝利。

這幾篇訴苦，很值得讀，並應在廣大的農民和農婦中去播讀。我讀了這幾篇訴苦，深受感動。特別是『李秀英訴苦』和『爲親娘報仇』兩篇，使我感動得流着眼淚，哽咽着讀完的。特寫數語，以作介紹。

目次

一	爲親娘報仇·····	一
二	李秀英訴苦·····	六
三	這回可得澈底翻身嘍！·····	一〇
四	李四丫頭的苦·····	一三
五	我這仇可不能放過去·····	一七
六	三十六年的血淚·····	二〇
七	地主的心比蝎子毒過百倍·····	二四
八	有共產黨就能活·····	二八

爲親娘報仇

——十三歲小女孩玉芝的控訴——

霍大娘是雄縣南關的門爭骨幹，她是個軍屬，今年八月敵人佔了雄縣後，霍大娘受二騙回去被殘殺，留下十三歲的玉芝和她十歲的弟弟，還有一生日的小妹妹，現住我十分區難民收容所，下面是玉芝在二十二大隊訴引會上的訴苦。

——編者

回家

雄縣南關叫頑固軍佔了，俺跟俺娘就跑出來咧，俺們的親戚光窮親戚，嫌白吃不顧叫住，俺娘推剛強，就離了親戚，東一天西一天的沒個準下處，日子長了，吃燒挺難，後來又聽別人說，回去沒事，俺娘就領着俺們回家了，那知道是上了老蔣的當。

挨抓

第二天大早起，俺爹去担水，看見幾個白頭，鬼頭鬼腦的跑到俺家裏，俺爹一看事

不好，就跑了。俺娘抱着俺妹子就着抓走了，俺哭着追上去，俺說：『娘！我跟你去！』俺娘怕連俺也叫白頸抓着走，把俺推了個跤，俺就哭着回來了，俺娘就抓的西侯留下咧。

送飯

俺娘挨押着餓了一天，第二天俺給俺娘去送飯，站崗的不叫進去，俺哭着央他們：『你們行點好吧！我娘一天沒吃飯了！……』後來見了俺娘哭的俺喘不上氣來。俺娘跟俺說：『別哭了，找保吧！……』白頸子過來說：『他媽的來了就開小會，要不就不看你進來呀！走！走！』一槍把俺墩倒了。

找保

俺找着大肚子保長王傑，跪下央他：『王傑叔叔你保俺娘吧！』他說：『哈！你腿倒挺軟乎！我可管不了，你家要不鬥爭人家李貴林、胡振生，會有這個事？』俺說：『你不看着我娘，看在俺們姐們身上……』到這俺就哭的說不上話來了，保長一捧袖子說：『我管不了這個，你去找老八保長吧！』俺哭着又去找老八：『老八叔！老八叔！』老八他媳婦不耐煩的說：『找你老八叔幹麼呀？上西頭睡晌覺去了！』俺一出門，正好碰上老八，俺說：『老八叔，你保俺娘吧！』說着就給他跪下了。老八酸不溜丟的說：

『我可担不起！我可担不起！人家富的怎麼曉？是富人家過來的，要不鬥爭人家富的，有這個？我不準管得了，一會再說吧！』老八一溜袖手也走了。

受 刑

俺娘挨抓後，受的刑罰可多咧，用鐵絲纏在身上，搖電機子，坐電椅子，竹籤子攪手指頭，劈柴棍子打臉，打的順嘴流血，俺娘挺剛強，什麼也沒說。

娘 死 了

第二回，俺給俺娘送飯去了；白頸子還是不叫進去，喊着：『房東！把他妹子抱出來。』又說：『你娘說來，把你妹子抱回去，給你妹子洗洗，穿上件新衣裳再來。』俺一想，俺娘今個爲什麼給俺孩子呢？俺說：『俺得看看俺娘，俺娘得吃飯。』白頸子不著到押人的地廳去，俺接過俺妹子，問大媽：『我娘怎麼啦？俺不哭你說給俺。』大媽看了看四外沒白頸子才說：『你娘死了，死在大堤下了。』她又指着俺妹子說：『這孩子要是個小子（男孩）也就見不着你了。』俺聽說娘死了，好像晴天霹靂打在俺頭上，俺一出門，連妹子也顧不得了，打着滾的哭：『你們真他媽壞了心啦，弄死我娘……』白頸子不叫在這裏哭，又吓唬又罵，俺勉強抱起俺妹子，哭的頭昏眼花，老想栽號。

找屍

一過晌天下着小雨，俺和俺奶奶、舅，上大堤下去找屍。奶奶還說：「下雨沒味」，大道上一攤一攤的血，還沒有乾，俺吓的腿都發軟，跟俺娘一塊挨挑的一共二十七條命。埋了三個坑，不知道娘在那個坑裏？俺們一鏟刨出了一條穿青褲的腿，俺說：「舅把她翻過來。」唉呀！真吓死人，眼珠子都流出來了，滿臉是血，面目看不出來，可是俺知道不是娘，娘是穿的青褲藍褂，這個婦道是青褲白褂。俺沒有哭，也不敢哭，要叫還鄉團知道了是不依的。三個坑都刨了個到，屍羅屍真不好找呀！天黑了也沒找着娘的屍首，給娘燒了幾張紙說：「娘呀！娘呀！你在什麼地方咧？颶陣旋風吧！告訴我，好把你埋在咱墳上去！……」

倒算

娘死的第二天，大肚子胡振生打發狗腿子找到家來，硬說俺家門爭時分了三十七口袋麥子，立逼着叫拿出來。把柴禾垛底下刨了個大坑，也沒有找着麥子，非把奶奶砍了埋在這個坑裏不可。麥子實情沒有，怎麼吓唬還是沒弄到麥子。大肚子不甘心，硬給找了個保，說：「拿也得拿，不拿也得拿。」臨走時還說：「你家孫女呢？找……」恰好俺給燒燒紙去咧，沒在家，要不，不知道我怎麼着了呢。

天哪！我在家大肚子也不讓活，天下着雨，俺慌裏慌張的扯了個小破袂襖，給俺妹子蓋上，就跑了出來，俺不敢走大道，老是走小道和莊稼地，小道上，人少道滑，妹子在懷裏不住的叫娘，不住的哭，俺又不知道爹在那裏，只好投奔了二姨家。在趙北口找到了爹爹，全家人口見面大哭了一場。

共產黨救了俺

大肚子們殺了俺娘，叫俺一家子沒家可歸；俺姐十七歲咧，俺爹急着給她找了個婆家娶咧。俺一生日的妹子叫娘爹答應，晚上扯着爹的乾媽媽吃。大肚子就是不叫俺一家子活，可是共產黨沒有忘下俺們，成立了難民招待所，叫俺一家子安了家，俺們不光有的吃，在大冬天還穿上了棉衣裳。

（韓金峰記）

李秀英訴苦

俺叫李秀英，娘家在蠡縣中五夫。俺十五上爹就死啦。爹在的時候賣豆腐，俺天天幫瞎娘推磨子，俺矮跟不上那棍，淨在磨道裏栽跟。俺爹死的時候，褲子露着大腿便埋了，丟下俺娘和三個小兄弟，娘沒法養活，急的尋死上吊，鄰家勸俺弟兄三個看着娘，娘才沒死了。俺娘兒四個種着二畝地，指着賣燒餅要飯吃活着。

鄰家看着俺混不住，勸俺娘把俺找個婆家當童養媳婦去，兩個小兄弟也給了人家；娘怕離了俺們，瞎人沒着落，也沒答應。娘兒四個平常吃的東西就是楊樹葉、杜樹花。吃了一頓野煙根，娘兒四個中了毒，渾身腫的不能動，鄰家才給了些蕎麥花、穀秕子吃。

過年時，和我同歲的閨女們，穿花衣、穿新鞋還戴花。我呢？拾人家一雙破鞋穿，人家閨女跳跳蹦蹦，我藏在炕頭裏不出門；人家過年吃餃子，俺家有人給點棒子麵就吃頓黃餅子。

十七歲的那年春天，我渾身打渾身的娶到婆家去，婆家一樣窮，坐三日讓我吃了三

個紅餃子（高粱麵的）、一盞水，我含着淚花心裏說：「丟個饅頭，拾個饅頭」，娘家沒吃的，婆家來了一樣挨餓。公婆我主扛長活，是的不起堆，人家不要，男人給地主白幫工混飯吃，我拾莊稼，紡線養蠶，餓急哩，秋天下了大雨，把小鞋陷在泥裏，也得去地裏拾點莊稼充餓。一回，財主羔子們打着傘追我，我躡着半人深的水就跑，莊稼沒拾成，倒把個包袱扔了。娶了二年，生了個閨女，我坐月子的時候，鄰家娘子給我買了三個雞蛋，孩子落了地，我喝了對門的一碗飯湯，男人家來才東跑西跑的借了三升高粱。坐月子吃野菜、喝高粱粥，奶沒水，孩子沒滿月，我便一嘴嘴的喂孩子野菜吃，三個月上孩子餓得快要死，喂野菜喂的孩子滿肚子病。孩子不行咧，求他二大伯去埋，我抱到墳上，孩子還出氣，我心裏不好受，盤算着扔到坑裏還有氣，要說抱回去也是餓死，我咬了咬牙，把個孩子活埋了。

鬼子崗樓多的那年鬧春荒，大人孩子七口人，更沒法混，俺小提和他爺爺，到南着城去要飯吃，他爺就死在了那裏。俺他爹去扛活，我守着三個孩子要飯吃。實在混不住了，把九歲的孩子小鹿，八塊錢賣給了侯佐高奎家。娘雖說八塊錢把兒子賣咧，總覺着是心上塊肉，要着飯常打聽人家待孩子怎麼樣？一打聽，就是人家不讓孩子吃飽飯，天天給人家拾柴拿柳子杈，說打就用棍子，聽到了就像心裏插刀子。我恨我親爹，賣了孩子還是一樣受苦！我打發他哥哥正歲去瞧他，孩子見了他哥眼裏含着淚花不哼氣，他哥把兄弟渾身摸了摸，又摸了摸小手便回來。做娘的心放不下，買了個西瓜又去瞧，到入

家那裏不叫見孩子，我一問高奎媳婦那麻娘們說：「玩去咧！」他閨女就說，拿柳子枝去了，我說：「忙讓孩子家來吧，天這麼熱，我看看他。」孩子來了，用手揪着簾子不敢進來。我覓了兒一把拉到屋裏，見孩子還穿着帶來的破袂襖，把兒摟在懷裏就哭了，可是我兒不敢叫娘，也不敢哭，只是用眼望着那大麻娘們。我切開西瓜讓兒吃，兒挑了塊小的吃，見人家閨女啼哭忙把西瓜給了人家。後來我助着勁兒才吃了一塊。我回來在半道裏覺着難過，大啼哭了好幾陣。

今年四月裏，孩子來串親，拉着我的手哭着說：「娘！我知道我爺爺死了，我在爺爺墳頭上偷着哭過三次。」說的娘倆都哭起來。天黑咧，娘不叫孩子走，孩子也不願走；誰知宿了一夜，孩子就病了。高奎家三番五次捎信叫走，隔了兩天，大麻娘們來，進院便喊：「小鹿呢？捎信也不去，反了你咧！」進屋不管不顧就把孩子拉下來。我說：「孩子有病，你別拉他。」麻娘們罵俺：「花八塊錢買的呀！是我的人，沒你的事！」我給人家出了賣兒的字據了，沒敢攔。拉孩子把地劃下兩道深溝，日子不多孩子便死了。

公爹死了，孩子也賣了，把塊場片、幾分園子也賣了，還是不行，俺孩子他爹說：「正歲他娘，咱們活離嘍吧，我實在弄不出吃喝來！」本來孩子一大羣，活離也不行。後來他爹領着小提、正歲到保定去要飯，我抱着小閨女在家討要活着。一天我撇了兩個棒子往家走，財主趙文祿看見說是他的。我問他：「你的什麼樣？」他說：「棒子是黃

色的，不是黃色的也不行！」扯了包袱還罰酒。郭壯也罰過我；趙黨也罵過我；替財主家看秋的都翻過我……咳！我的話說不完哪！別看我這會能吃點飯了，這是八路軍給的呀！

（任慶波記）

這回可得澈底翻身嘍！

——貧農魏鳳霞的訴苦——

我叫魏鳳霞，冀中蠡縣劉銘莊人，自打十七上尋到他張家門裏，可沒得過一天好，要說起那苦事來，三天三宿也說不完。

聽俺婆婆說，有一年發大水，寸草不收，一家子逃出去捋柏子籽吃，爺爺要飯，死在南邊河間府，臨斷氣給俺小買賣的說：「我那行善的爺爺們！我是蠡縣劉銘莊張黑的爺爺，我沒了這口氣，可給我送個信家去。」那好心的人們把信給俺，全家大哭一場。張羅着起屍吧！一望高山，水向下流啊！窮人家的事誰管？俺那受苦的爺爺就這麼着落了個『外鄉鬼』。

爺死了，俺公公賣山藥，推着小車打早翻熬黑價的東轉西轉，賺下把山藥巴吃。光陰間，又鬧飢荒，俺他大爹給南頭財主家當月工，公公病的落了炕，也不能叫他回，一怕家裏挨餓，二怕財主扣工錢。老公公的病一天重一天，六天頭上上氣不接下氣，才叫俺他大爹去。他大爹緊跑慢跑，剛進院聽見屋裏「哇」的一聲哭，俺他大爹也

沒見上面，老公公就死了。就這麼一個柳大棺子錢，俺他爹弟兄倆，苦了四年才還完。提起婆婆來更傷心，婆婆一輩子紡車手不離，也榨不出四兩油錢來，有時候婆婆紡着線，餓的心慌眼黑，屋裏轉轉，沒的吃，跑到門前頭碾上掃回一把蕎麥皮來，上鍋騰騰，拌點穀吃。老婆婆連飯帶氣，積下病，請醫沒錢，敬神沒香，那年的五月二十二，婆婆也死了。

俺這輩，他大爹六十五啦！一輩子尋不上人手，從小和他爹拾柴割草，拾莊稼，十大幾了，家裏吃不上，弟兄們長不起個來，當短工都沒人僱，天天捨皮賴臉到地裏『趕飯』吃，碰上心慈面軟的『領青』的，給半塊饅饅吃，碰上那地主羔子，叫人家罵幾句，弟兄倆含着淚花餓一天！

就說我到他家吧！二十八年發大水，籽粒不見，過了年正月初六，下着小雪我右手抱着一個，左手拉着一個，屁股後頭跟着倆，去要飯，有一回要到薛莊，一家財主喂着六隻狗，我一上門，一羣狗追上來，咬破了我的手，我『嗚嗚』的哭，財主就『哈哈』的笑，還吓唬我說：『還不走，再不走叫狗咬死你！』

第二年大旱，一家子又出來要飯，俺那五歲的閨女瘦的像個猴，一天跟着我走了四十里地，又餓又熱栽在塋上沒了氣，懷裏抱着的孩子沒奶吃，餓的『唧唧』叫，胳膊腿像麻桿，死在葦莊的半路上，我把死孩子抱到葦莊，磕頭下拜，要塊破席，誰家肯給？才找了把乾草把孩子包上，埋在河堤上，任憑狼狗扯去吧！

民國三十年逃荒回來，農會裏優待了四十斤綠豆；我在合作社裏紡線，一家才算扒着了疏邊，前年鬧鬥爭，分了六畝地，離家有六里遠，年上土地改革分了一畝，離家三里多，今年分了三畝離家三里，加上俺一畝祖產，總共十二畝碱巴地，俺沒牲口沒車，使點糞，得一挑一挑的向地裏送。早年頭人家鐵斗子車噹噹的響，俺那地裏不見青苗子。六、七月裏下了雨，人家那莊稼烏黑蓋過人，俺那晚苗子才弓地；人家地裏一畝打石二，俺那地裏種一葫蘆打一瓢，雖說翻身鬥爭、鬥爭翻身的鬧，可瘦了的駱駝比馬大，東頭『三大家』還是住的高樓瓦合，俺還住的是進屋頂樑的土坯房。人家閨女出來還穿花鞋，俺小韋子不能上學在家裏紡線，說俺有了地沒有？有咧！俺十畝地頂上人家三畝半，說俺算翻了身不？翻咧！就是沒翻過，算鬧了個『半翻身』！

上個集上聽說鬧平分，翻身團一成，俺一家子都參加了，窮人們誰都說平分好，挺歡喜嘍，俺他大爹說：『這回可得徹底翻身嘍！咱也分點好地！』俺他爹說：『地主是老蔣的根，什麼也不分嘍，沒有地主！老蔣也就沒根了！』

(宋文茂記)

李四丫頭的苦

曲陽六區灰嶺村，有一個五十四歲的老太太叫李四丫頭，很貧苦，事變前沒有地，六歲上就給地主當「梅香」（即丫頭），現在三口人住着兩間破土房，土改時才湊到八畝半暖咕地。大兒子下煤井死了，二兒子馬彥吉從十一歲就給人家放羊，整放了十四年，三兒子二十歲，從小就要飯吃。這回平分土地農民鬧翻身，李四丫頭和她兒子馬彥吉都被選為貧農代表。在一次貧農團大會上她把受了幾輩的苦全訴了出來。

人不如豬

打俺記事起，沒過過一天好光景，娘家是野北的，當時有三畝地，靠爹下井，娘賣豆腐，養活全家七口人，一年到頭淨吃豆渣豆漿。六歲上娘攆着俺賣給鹽山地主（記不清叫什麼名字），當了「梅香」，去的時候是冬天，穿的稀爛破的袂襖和單褲，冬天俺睡在冷炕上，連個被片也不給蓋，淨挨打受氣，還不讓吃飯，他們吃的剩下的白粥，給我和上一些冷水、鬪上一些豬不吃的菜，不管你飽不飽，吃點就算了。俺給人家抱不動

孩子，盡給地主喂豬喂雞；人家的豬吃白粥雞吃米，可是俺淨吃菜，有幾回俺喂豬偷着用手抓了一點豬食吃，地主看見了就罵俺：『把你偷吃咀的黃毛丫頭，你偷吃了，豬吃什麼？』說着就打俺。過年時，俺剛吃了四五個餃子，地主說：『不要吃啦！看你捧壞壞！』俺眼裏噙着淚花，趕緊的放下。地主還說：『出去可不許言語！』俺就說：『不言語。』生挨打受氣，把俺折騰的病了。七歲上有一天，俺在日頭爺下餓的不記事了，娘才啼哭着把俺揹回來。

這也就算娘的心

娘把俺揹回來，俺又高興了，雖說眼娘淨吃糠嚙菜，可是心裏也痛快。俺淨給娘推豆腐磨子，使肩膀頭子扛着磨棍轉。到十七歲，娘說把俺嫁到灰嶺村，使了十七吊錢，娘給弄了一身衣裳。上轎那天，喝了一碗豆腐菜兒湯，這是從小長大最好的一頓飯。上轎時，娘流着淚說：『不用管人家怎麼個窮，你別嫌窮，人家喝白粥你喝白粥，人家吃糠你吃糠，人家打你，你也別言語，好好的跟人家過。你給我推了這幾年豆腐磨子，我又使了你幾吊錢，給你做了一身衣裳，這也就算娘的心。』我和娘啼哭着離開了，我一直哭到婆家。……

婆家當時八口人，六畝自種地，租人家十幾畝地，淨是嚙咕地，租子一畝三斗。一年到頭淨吃糠嚙菜，窮的沒法，人又多，弟兄們又不對眼，俺二十歲上分了家，俺男人